



跳舞的 时装

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集

赵晏彪
申相星 等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跳舞的时装

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集



赵晏彪 申相星等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跳舞的时装：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集 / 赵晏彪，申相星著. --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01-5001-5

I. ①跳… II. ①赵… ②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④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247.7②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9214号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827 (发行部); 68358224 (编辑部)

传 真 / (010) 68357870

邮 编 / 100044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 / 张高里 石一宁 赵晏彪

策划编辑 / 范 伟

特邀编辑 / 徐海玉

责任编辑 / 范 伟 马 莹

封面设计 / 孙艳武

排 版 / 孙艳武

印 刷 /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5.5

字 数 / 400千

版 次 / 2016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12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5001-5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前言

《跳舞的时装——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集》即将付梓之际，从第71届联大传出喜人的消息：联合国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敦促各方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是继今年3月安理会通过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S/2274号决议后，联合国大会再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战略，能够上升为联合国战略，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进性和普遍性，不但具有积极意义、现实意义，更具长远意义。

又值岁末。同样也是去年（2015年）岁末时节，应韩中文化艺术Contents协会邀请，中国作家协会派作家代表团出访韩国，作为代表团团长，我和同行的作家们参加了在首尔召开的“FTA环境下的中韩文化艺术合作与现存问题”研讨会，并前往韩国龙仁大学，与学生们就“中韩文学之比较”“翻译桥梁的重要作用”等现实热点问题进行了对话。期间，

中国作家代表团与韩国青语（音译）出版社、南北统一文学委员会、《创造文学》杂志、《朝鲜文学》杂志、韩国文化报等五十余位作家、诗人、评论家们，关于如何将“韩译汉”和“汉译韩”的文学标准、语文特色规范化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地交流与探讨。

在交流会上，中韩两国作家纷纷表示，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交往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引起世界的广泛共鸣；随后韩国也提出“欧亚倡议”，将两国高层所提出的构想对接起来，并以此探索两国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升级合作，这一切都为中韩两国带来了更多的合作与交流的机会。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政方针的实施，中韩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与交流越来越密切，两国人民增进了解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曾几何时，韩国的《大长今》等电视剧风靡中国，“韩流”一词甚为流传，而中国的文化从古到今也对韩国及周边国家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这种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无疑对各国文化的繁荣兴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中国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琅琊榜》《步步惊

心》等也已进入了韩国市场，文学界应积极拓展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渠道，搭建作家翻译家交流平台，让中韩两国的作家真正走到时代潮流的面前。

韩中文化艺术 Contents协会会长申相星先生首先提议，是否可以合作出版中韩作家文集，中韩两国同步出版发行。这恰与我们来之前构想的议题不谋而合，我认为韩国出版中国作家作品集与中国出版韩国作家作品集已有先例，我们的合作应以新颖性、可读性、独特性吸引读者眼球，此作品集应囊括中韩两国部分作家的优秀作品，双方各挑选十位作家的作品，出版一本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选，中韩两国作家同台竞技，既有竞争的意味也有唯一性，是一种尝试，也与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十分契合。

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因为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是文学进步与繁荣的基础，于是我们双方共同商定，韩方挑选十位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方也挑选十位作家的小说作品，申会长负责组织在韩国出韩语版，我方负责组织在中国出汉语版，出版后我们将组织专家评论家们召开作品研讨会，这便是《跳舞的时装——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集》的初步构想和形成的缘由。

回国后，我们便开始启动作品集的遴选工作，通过与韩方的进一步沟

通讨论，中韩两国从实力派作家中选出20篇小说，所选作品均以现实题材为主，兼顾风格的多样性，于2016年底前出版。内容和形式确定后，我找到中译出版社的总编辑张高里先生，将我们的想法和出版内容进行了商议，张总非常兴奋她表示：“‘走出去’战略是国家大策，中译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这本中韩作家作品选集创意很好，也符合中译出版社践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构想，是件大好事。你们组织稿件，我们圈定篇目，一切按市场规律运作，择优入选”。

有了中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心里有了底。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译者、编辑、审校及出版人员环环相扣，用心完成了每一个环节。如今，中韩文学交流的成果即将呈现于大家，想到去年这个时候与韩国作家们达成协议的一幕，不禁心中一暖。

《跳舞的时装——中韩作家小说精品集》的出版，于民族文学杂志社、中译出版社和韩中文化艺术Contents协会皆属首创，这种合作模式的成功，无疑为今后出版“中蒙”“中哈”等中外作家作品集，铺设了一条坦途。

2017年即将来临，我们将继续与韩中文化艺术Contents协会、中译出版社精诚合作，积极筹备“中韩作家散文集”“中韩作家诗歌集”的出版，不遗余力地行走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大道上，为推动中韩两国文学繁荣与发展而努力。

赵晏彪

《民族文学》副主编

2016年12月21日

目录

001 / 前言

001 / 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 叶梅（土家族）

043 / 九眼石 / 次仁罗布（藏族）

067 / 舍得外传 / 赵曼彪（满族）

089 /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 金仁顺（朝鲜族）

113 / 金刚四拿 / 田耳（土家族）

141 / 丹砂的味道 / 肖勤（仡佬族）

163 / 换水 / 李进祥（回族）

181 / 杰雅泰 / 涂克冬·庆胜（鄂温克族）

233 / 跳舞的时装 / 凌春杰（土家族）

265 / 三颗心 / 夏鲁平（满族）

287 / 假面舞 / 申相星 著 禹光勋 译

311 / 别样密阳 / 李启弘 著 周洋 译

327 / 伊甸园之西 / 姜松和 著 周洋 译

345 / 成佛 / 李永喆 著 周洋 译

371 / 姐姐 / 申师明 著 / 译

389 / 制作个人作品集的时间 / 张在延 著 周洋 译

407 / 悲伤的服务员 / 金庆姬 著 崔有学 译

427 / 光与影 / 白松林 著 董慧 译

449 / 莲纹瓦 / 尹贞玉 著 董慧 译

467 / 明星的诞生 / 李殷执 著 周洋 译

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叶梅（土家族）

1

夜晚，看不清小径两旁的杂花和草里蹦跹的蚂蚱了，鸟儿和虫子们都睡了，万籁俱寂。是很深的夜。

睡意像一个沉重的铁砣坠在马松的眼皮上，拉扯得脑袋往下耷拉，他脚步踉跄，从草地上走过。沾在脚面的露水很凉，软软的草泥里不时也有硌脚的树枝和石块儿，这些地方显然是不能睡去的。

猛然想到白天看见的那幢带着小尖顶的别墅，红白相间的墙，细巧玲珑的尖顶，粘着颗星星，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就像一个童话小屋。正是闪得他心热的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保安，问他干甚？他说收废品。他挟着一个破蛇皮袋，里面有几个矿泉水瓶子，是他在这空荡荡的小区里拾到的。保安推了他一把，说：“出去！”

马松懒懒的，也不争辩。他走过很多小区，保安都是说“出去”，好像他们有同一个口令。但晚上马松又进来了，不过不是从灯火辉煌的大门，快过节了，那里摆放着鲜花，还加了绿生生的射灯，马松是从西

边墙根草丛中的一个洞里爬进来的。

前几天他在墙外的树林里转悠，完全是无意间，见草丛里钻出两条狗来，一白一黄，一公一母，前后相跟着无限踊跃地奔向林草茂密的深处。打马松跟前过时，心无旁骛地看也没看他一眼，仿佛是正在国际赛场上的田径健儿。马松当时无事，就好奇这狗的来历，走到墙根前扒开草一看，发现灰墙的砖被掏走了好些，下面的土也被掏成了圆坑，一股凉风飕飕地穿行，原来是个狗洞。马松当即趴下身子试了试，过于狭窄，就又将墙上的砖掏了几块，一收肩膀，人就过去了。

所以，这小区的保安趾高气扬地说“出去”，却不知对马松是没有意义的。只是马松不去嘲笑他们罢了。

马松喜欢这个都市之外的高贵小区，在一些杨树和大槐树的簇拥之中，四处飘荡着田园的气息，庄稼呀马粪呀，还有难得一闻的柴火味儿呀，城市的喧闹被筛子似的田野一格过滤了，让他想起三峡大山里的种种。当然这里的花草是修剪过的，每一条小道都打扫得纤尘不沾，即使到半夜也灯光灼灼，明亮干净如水洗一般。却是白天夜晚都没什么人，除了偶尔几个保安形只影单地逛上一圈，那一幢幢装修华美的别墅小楼就像搭好的积木，可爱地摆设着，却基本上夜夜无人入睡。

头一回进来给人送冰箱，马松心里就痒得不行，这些房子看上去好生寂寞。如果他是主人，不赶紧热锅热灶地让它们欢腾起来？再如果，他是一个站起来比房子还要高的巨人，他就会弯下腰去逐一抚摸它们，至少用他热热的手，暖一暖那些冰凉的房顶。

可现在自己的双手很凉。虽然还没到冬天，但也是秋意正浓的时节，一到起风，就落叶翻飞，踩一脚，就响起树叶萎缩的脆裂声，让人后背发寒，他一瘦小的个子，只穿了件长袖体恤，在这深夜的秋风里，几乎就跟没穿衣服似的。

一排排别墅的门都无一例外地紧锁着，长长的金属把手，握着再用力也纹丝不动。现在的防盗门是越弄越科学，还用了些线条粗硬的图案，雕花刻草、龙啊凤的。窗户又都加了保险锁，摇一摇毫无反应，让人气馁。这人真的很困，困得有些窝火。不过，大摇大摆地走在暗夜的小区里，也有一份自得，有点儿主人的感觉。他不害怕。因为保安，都穿着大头皮鞋，脚步声老远地响着，还没等他们走近，他就闪到另一条道上了。

现在又转到这幢童话小屋跟前，房顶上的小星星在夜色里一眨一眨，让人心里痒痒的。马松上前去，不抱希望地摇摇门把，果然钢打铁铸一般，又推推窗户，预备掉头就走的，但出乎意料，半扇窗门居然无声地滑开了。白净的塑钢窗门，溜滑溜滑的，就像专门为他马松的手准备着，就那么悄无声响地向一边滑去，然后大大地敞开，由不得人心花怒放，嗖地跳了进去。

一股温温的、混合着木头皮革，还有布和面包的味儿一下子钻进了鼻子，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眼睛慢慢习惯了屋子里的黑暗，窗户透过的夜色稀薄地映射出：沙发、凹凸不平的墙、玻璃反光的柜子，还有几扇神秘的黑洞洞的门。马松有些昏沉的脑袋顿时兴奋起来，面对那些深藏着内容的门，他就像一个不畏艰难的应考学生，面对老师精心准

备的难题，他想要一一找出答案。

在确信这幢小楼上下三层都无人以后，这天晚上，马松吃了两个面包，一根火腿肠，还喝了一袋牛奶，味道很新鲜，那些东西就摆放在沙发前宽大的茶几上，很奇怪，简直像是为他预备着的。

后半夜时，月光斜射到客厅的石头墙上，他看清那里挂着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薄得像一幅画，嵌在古里古怪的石头里，而两边的墙上各一幅挂件，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深蓝底上的白色图案，一对包着头帕的俊秀男女面对面蹲坐着，他们离得很近，嘴唇几乎相连。那是一幅蜡染，马松看出来，那是他三峡家乡的蜡染。

2

第二天睁眼，是被一阵狗叫惊醒的。

差点儿以为是在寨子的老屋里，自家养的那条花狗在叫，可眼前却是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奶白色的窗帘，系着两根长长的枣红流苏，就垂挂在他躺着的沙发上方。马松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是别人的家。他吓得跳了起来，惊惶失措地想夺门而逃，可张望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威胁发生。

这间大客厅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人。

马松觉出自己的可笑。细听去，狗叫隔着两三个院子，并不是朝他而来。他又侧身走到窗前看了看，院落前的小道上满地阳光，见不着半片树叶，也见不着一个人。厨房的半扇窗户敞开着，他昨夜就是从那儿

跳进来的，还好没留下脚印。

按说，他得赶紧从窗户跳出去，可那一扇扇洞开的房门却在做无言的挽留。他曾经一直好奇，那些别墅，那些华丽的窗帘遮挡着的，都有些什么名堂呢？人们都说，别墅里一般都不会放什么值钱的东西，通常都只被当作第二居所，隔三岔五，半年一年才来一次人；还有的装修完就搁那儿，一锁好多年都没人来。

这家一楼的家具都用布盖着，二楼的卧室和书房也都积了老厚的灰尘，可眼前茶几上的新鲜面包，还有牛奶，说明主人刚来过不久，说不定会很快回来。他心里马上紧张起来，虽然他很是恋恋不舍。这家的顶楼不像他三峡老屋的阁楼上晾放着苞谷、烟叶和辣椒，却乱七八糟地搁着一些箱柜和旧书报，但他喜喜地爬了一回，一道极秀气的楼梯，直直的，小块小块的木阶，散发着原木的香味，很像他家乡的板梯。

狗又叫起来了，这回是哼哼叽叽的，有些含混。

马松躲到窗帘那里，只见窗外的院落前，昨日见过的白狗追逐着小黄狗奔驰而来，小黄狗带着明显的挑逗，跑跑停停，每当白狗快到跟前，它就又转个弯，撒娇似的嘟哝几声，然后又猛跑起来。白狗不生气，由着小黄狗的性子，追一追，停下来观望一阵，看准时机再跑上去，把嘴伸到小黄狗的脸上啃啮。俩狗一路扑打叫唤，从这小楼前的木栅栏缝隙里一钻而入，滚过长势凌乱的草坪，竟来到了窗前。

小黄狗突然抽着鼻子，迅疾地上下左右嗅闻，然后抬起头来，心明眼亮地盯着马松隐藏其后的窗户。马松被它盯得着急，忍不住亮出半截

身子，小声“嘘”了一下，想把它赶走。小黄狗的眼神却有了愤怒，“汪汪”大叫了两声。白狗过来，也看见了马松，马松抓起一根火腿肠，在窗前扬了扬，撕下塑料包皮扔了下去。白狗一口叼住了，朝一旁跑了两步，然后送到小黄狗嘴边，小黄狗却不屑，头一摆，将火腿肠甩到了一边。

马松骂了一句，这狗日的！但他知道这狗是好狗，好狗是不随便吃人家东西的，那白狗倒有些像他马松，只要能填饱肚子，不管什么来历。人有时候，不如狗呢。

他小声说：“好好，算你狠，我怕你还不行吗？”他再丢下一根火腿肠，小黄狗还是不依不饶地昂头盯着窗户，不时地叫上几声。马松转身，准备从一旁跳窗走人。

可小道上突然传来动静。

嗡嗡的，轮胎擦过路面的声音。一眨眼，一辆白色宝马轻车熟路地开了过来，不前不后在楼前停下了。紧接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从驾驶座上钻了出来。马松浑身汗毛一簌，他想躲到储藏室里，一转念，又往楼上跑去。突然响起女人的一声惊叫！

马松在楼梯上吓得腿一软！

定神一想，女人的叫声是在门外，难道隔着窗子就看见了他？他大着胆子扒开二楼的窗帘，只见那女人站在院子里，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纸袋散落在她脚下，女人叫嚷着：“谁家的狗，怎么跑到这院子里来了？”

原来是狗让她受了惊吓。

不过狗们识相，知道人家是正经主人，白狗一点不敢违抗地夹着尾

巴跑开了，小黄狗也耸动着屁股，从女人的脚边绕过，多少有些不甘心，回过头又朝窗户叫了两声，换来女人一声呵斥。女人弯腰拾捡起东西，然后朝大门走来。

马松三步两步爬上顶楼，藏在了一口柜子后面，墙角刚好有一点空档，前面摞着几大堆书报挡得还算严实。便听那女人进屋之后弄出许多声响，一阵阵像下雨，是开了水龙头吧，脚步声楼上楼下时停时起。不一会儿大门口又进来一个人，一个女孩儿叫了一声：“姐，俺来了。”

四周静静的，听不到城里的车流声，只有风吹树叶唰唰作响，偶尔传来草丛中秋虫的鸣叫，楼下人的对话清晰入耳。女人说：“小巧，昨天我就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让你过来打扫打扫，怎么到现在才来？”女孩儿清脆地说：“俺昨儿立马就要来的，可俺妈头疼得很，俺给俺妈弄药，一弄就弄晚了。心想今儿一早吧，俺给家里熬了粥，正想过来着……”

女人说：“巧嘴儿，你人这么巧，还这么孝顺。”

“看姐说的。俺们女孩儿，给家里也挣不上钱，还不多做点儿？”女孩儿手里像是在做活儿，一边伶牙俐齿地说着，“姐，待会儿我给你把玻璃窗也擦擦。”

女人说：“下午家里有人来，你先收拾着吧。”

这是个漫长的白天。天窗射进一缕阳光，从早到晚变换着角度，尘埃在那束阳光里不停地狂乱起舞，密密麻麻又空空荡荡，看得久了，就像一群群变幻的小人儿，忙忙碌碌的却不知为何。马松抱着膝几度睡去。蒙眬地睁开眼，阳光还在。